

[兰州大学报]十年磨一剑 道一以贯之 ——专访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提名奖获得者沙武田博士

【2008-10-16 10:24:02】 【字号：大 中 小】 【浏览：...次】 【打印】

学通社记者 曲江

日前，第十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揭晓，我校沙武田博士的《敦煌画稿研究》摘得本届评选的提名奖。据悉，评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鼓励创新、促进高层次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措施之一，沙武田博士这篇获奖论文是经我校推荐并入选的三篇博士学位论文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人文社科类博士论文，同时入选了《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文库》（每年入选10部）。那么，是什么样的付出让沙博士有了今天的成就？他是如何为学、又是如何为师、如何为人的呢？带着这番思考，我们走进了沙武田博士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办公室，听他畅谈学术、讲述生活、探讨人生。

科研之路 一以贯之

敦煌学研究所是我校所属的两个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近几年蓬勃发展日有精进。然而十年前，也就是沙武田博士本科毕业甫入兰大之际，敦煌所还处于草创阶段，他们这一批研究生在郑炳林教授的带领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共同经历和见证了十年来敦煌所的迅速成长，这十年也是沙武田博士学术生涯的最初十年。在谈到当初决定走上敦煌学研究之路的时候，沙博士非常动情地告诉我们，早在本科阶段就已经决心进入这一领域了。他在西北大学读本科期间选修了所有的佛教石窟课程，在图书馆内认真阅读了所有有关敦煌学的图书和期刊，并观看过馆藏的敦煌石窟录像，一共做了数十万字的笔记。本科毕业之际，他给敦煌研究院写信，希望能去石窟工作，很快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在莫高窟的日日夜夜，他反复不断地钻石窟、看遗存，500多个洞窟的情况被他摸了个透，他回忆说，没有这一段时间对石窟的认真观察，就不可能做出以后这些文章来。在莫高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他来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攻读郑炳林教授的研究生。这时他已经开始把研究的目光锁定在了敦煌画稿这一块，《SP. 83、P. 3998〈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初探》是他第一篇研究敦煌画稿的论文，发表在1998年的《敦煌研究》上。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弥勒下生经变稿》、《药师经变稿》、《观无量寿经变稿》、

兰州大学新闻中心 · http://news.lzu.edu.cn

图片新闻数据加载中...

☑ 通知公告

数据加载中...

☑ 近期更新

数据加载中...

《劳度叉斗圣变稿》、《维摩诘经变稿》……他视野遍及所有能够搜集到的敦煌画稿。十年来对画稿的分别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他综合资料、条分缕析，集前辈学者研究之大成，呕心沥血完成了煌煌50万字的《敦煌画稿研究》。

在谈到研究敦煌画稿的心得与经验时，沙武田博士告诉我们，首先是由于自己出身于考古学专业，对图像的感觉强于经卷文字；由于画稿都是白描画，数量十分庞大，作品并不精致，分布又不集中，所以前人研究不多，可以往深里挖；同时自身也有较好的条件，他在敦煌研究院实地考察过洞窟，在兰大敦煌所又阅读了大量的文献，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一定的积累；此外导师郑炳林教授也鼓励他在画稿研究方面深入坚持下去。这些因素促使他下定决心做好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他自己最为强调的一点是选定课题之后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有长期埋头苦干的精神，功夫细致精深才能做出东西来。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这正是沙武田博士做学问的真实写照。

学术理想 孜孜以求

正如人不能没有灵魂一样，一个学者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学术理想。沙武田博士在谈到学术理想时没有豪言壮语。他告诉我们，在研究中做到“竭泽而渔”、“法相非相”、“小题大做”和“标新立异”是他的基本目标。“竭泽而渔”是搜集资料过程中要做到把相关资料一网打尽，他在《敦煌画稿研究》中列出了250余幅图案，但在论文之外，他在浩如烟海的国内外各地分藏的敦煌藏经洞文物文献、敦煌石窟群壁画、敦煌出土文物等资料中广泛搜集画稿，使得资料搜集工作做到了国内最全面的程度，公布了许多前人没有识别或者没有发现的新画稿资料，如药师经变稿、南方天王变画稿等；“法相非相”是佛经用语，意指所见未必是真，沙博士此语意在说明研究资料时不能孤立地、肤浅地去观察，而应该把画稿还原到洞窟中，把画稿背后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实用性价值充分挖掘出来，换句话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小题大做”是指在充分研究画稿的各种价值之后，运用联系的思维找到画稿在历史时空维度中的定位，这需要有落叶知秋的敏锐观察力和扎实深厚的史料学基础；“标新立异”的意思是在论文的每个章节，作者都有创新成果推出，要么是在资料收集和识别方面，要么是在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要么是在观点方面，这种创新是对一个学者专业素养的全面考验，只有扎实做好基本功，才能有所创新，沙博士通过对莫高窟的深入观察，在洞窟壁发现了“色标”这一绘画的新形式，这在海内外尚属首次。在做好这些基本要求的同时，沙博士也从宏观上构想了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他认为，在敦煌学的三大分支领域中，敦煌石窟艺术有着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自己在做好画稿这一块之后，要继续在石窟艺术研究领域探索前进，目前他正在关注吐蕃时期敦煌石窟的

历史和粟特文化对敦煌艺术的影响，并希望在这方面加强与台湾地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

为人为学 两翼并举

人文社会科学既强调科学研究，也重视人文关怀，对于学者而言，为人与为学就如同车之两轮、机之双翼缺一不可，须得并驾齐驱方能比翼双飞。在这一点上，作为中青年学者的沙武田博士有着自己的观点：“为人为学是为学的前提，生活是学术的基石。”他在本科阶段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生”，当时他是学校文体体育活动的活跃分子，担任过学生干部，做过兼职推销员和家教，本科毕业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他回忆说，本科阶段的社会工作使他有很多机会与各种职业、各年龄段和各种性格的人打交道，这不仅有利于学习别人身上的优点和长处，也有利于增强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逐渐成熟，对后来的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益处。到莫高窟研究敦煌壁画那段时间，他除了下洞窟之外，每天都与同事打上一两个小时的排球，既放松了身心，也锻炼了体魄。回到兰州之后，他还常常坚持晨练，一直以来身体都很好，有空还喜欢搞搞篆刻。这样的生活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形成了他豁达乐观的性格。面对生活中的磕磕绊绊或是科研工作上的不顺利，他总能积极调整心态，善于和同事们营造一个和谐友好的气氛。他坦言，其实自己的心态也并不是一直都很好，本科那会儿也是年轻气盛，遇到什么事情总想着赶快解决，解决不好心里就会有疙瘩，很多事情放不下、看不开。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他感觉到很多事情是需要放平心态来接受的，用时下流行那句话就是：“改变你能改变的，接受你不能改变的，让时间、让历史去解决一切。”他解释说，这并不是消极遁世的思想，而是面对生活、面对事业要有舍有得、有拿有放、能进能退、能伸能屈，执著于自己的理想，面对现实，努力追求目标，不受外界干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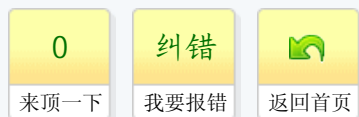
导师关怀 永铭心间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中国人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从事历史研究的沙博士对此有着更深的体会。他对导师郑炳林教授满怀尊敬与感激，谈到郑老师时流露出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较之于谈论文情绪更加高昂。他说，当初进入兰大，郑老师就以独到的眼光剖析了石窟艺术在敦煌学领域中的发展前景，帮助自己确定了敦煌画稿这一研究重点，而在后来的研究中，郑老师给予他以充分的信任，每次总是在宏观上把握方向、进行指导，在具体研究中充分发挥了他们这批研究生的能动性；在敦煌所的工作中，郑老师作为所长，上班最早、下班最晚，为了新生的敦煌所能够发展壮大，真正做到了以所为家废寝忘食。作为学生，沙

博士见证了敦煌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郑老师两鬓霜白、华发渐生的沧桑岁月，真正体会到高山仰止的情怀。郑老师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次是他硕士毕业之际，课题研究尚处于中期阶段，倘若按照正常的毕业答辩程序进行，势必浪费半年以上的时间中断研究，这时郑老师力主让他硕博连读。由于我校此前没有文科生硕博连读的成例，郑老师东奔西走，在研究生院、教务处、答辩委员会之间斡旋，终于促成此事，沙博士遂成为我校第一个享受硕博连读待遇的文科生，他的画稿研究也得以顺利进行，未受干扰。另一次是他博士毕业之际，课题处于收尾阶段，但尚未彻底结项，为了帮助他把论文做完，郑老师再一次力主他延期毕业，为此事又是一番奔走周折，好在我校对人才培养重视有加，郑老师辗转处理妥善，沙博士终于又在敦煌所待了一年，为课题的圆满完成争取到充分的时间。这两件事让沙博士终生难忘，也让他倍感荣幸，常言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郑老师不仅自己是敦煌学界的汗血宝马，更是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的当今伯乐。沙博士感慨道，没有郑老师，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沙博士不仅是导师的学生，也是学生的老师，他自己也带过本科生。和郑老师一样，他也认为今天我国敦煌学繁荣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面对兰州大学的广大同学，沙博士说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希望：“学校教育是因材施教，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奋斗目标，一旦有了理想就要勇往直前、从一而终、长期坚持不懈、不畏艰难险阻，最终可以到达成功的彼岸。”（《兰州大学报》第389期第一版）

（来源：[新闻中心](#) 关键词：）



转载请注明出处 兰州大学新闻中心
投稿邮箱：news@lzu.edu.cn